



中油基隆儲營所」七個字，紅白相映之下，顯得格外醒目，使路過的遊人爲之注目，投以羨慕的眼光。

男生十三人負責紮營，女性則由兩位太太領頭司炊，其他未婚的小姐在旁見習協助，有的撿石頭整理爐灶、有的洗菜切菜、有的去河中取水，大家分工合作，充分發揮了團隊精神。嚮導率隊沿着河床去撿木柴，加工鋸成短截，以備作爲「營火」之用，以帶來的一罐柴油澆下去，火上加油，特別容易燃燒。營燈的製造越來越進步，電池的日光燈，照得通明如晝，燈火輝煌，更加熱鬧。

晚餐準備麩條，全體經過一天的勞累，此時都已饑腸轆轆了，在夕陽西下，晚風徐徐的河畔，狼吞虎嚥地大吃一頓，大家樂得很。餐後不久，太太小姐們又煮了兩大鍋綠豆，配上從附近小店買來的冰塊，泡成了一味可口的冷凍綠豆湯。尤饒風味。於是開始遊藝節目，有的人玩撲克牌，有的人「哼歌」，嚮導還帶來一把吉他，先是自彈自唱，後來參加演唱的人越來越多，儼然成了大合唱團，不論中西名曲與民謠，都唱得十分起勁，大家一下子年輕了不少。

在荒郊野外，食物沒法冷藏，我們只有把西瓜及一些肉類用塑膠袋泡在河水中冷卻，以免變質。帶來的大雞腿，本來想留作明天中午作烤雞的，藉口安全理由，提前先烤熟當作宵夜吃了。烤之前還用開水燙過，再用刀割數道裂痕，這樣烤起來易熟。

此次露營還有一個節目：「抓蝦」最受大夥歡迎；我們取出帶來的數隻蝦網準備大顯身手。天黑後蝦子出來覓食，河床缺水，蝦子都集中在水窟裡，顯得特別多，用手電筒照去，看牠在溪底地上或石頭邊忙著搬動食物，見光也不會跑，用網口對準罩下去，牠仍不知已陷身於天羅地網

中，此時把網左右搖動一下，牠受驚一跳，便跳進網袋裡去了，一撈起來，即可輕易的抓到一個，但小蝦仍可從網孔中逃生。我涉水站在石頭邊洗碗，忽然覺得髮際四面八方都有東西在觸動，我還以爲是什麼害蟲，嚇了一大跳，手持電筒照去，原來有數隻蝦子在圍繞着我的腳，手到擒來立刻「滿載而歸」。紅河谷爲露營區，遊客拋棄食屑到河水中，爲蝦子的免費糧食。看牠挾着食物東奔西跑，忙得不亦樂乎，結果往往「蝦爲食亡」，被蝦餌引入蝦籠中去了。

抓蝦的成績還不錯，女生們負責炸了一大碗鹽酥蝦來吃，頗有野味，配起啤酒來更過癮。一連串的節目下來，大家有些累了，於是又上來了一大鍋咖啡，大家用過後，又玩了很久，已近午夜，已經熬不住，我第一個先溜進營帳去擺平了。

營地舖在峭壁下河邊的一處風化石上，高低粗糙不平，後面盡是小樹，蘆葦與雜草，防蛇的工作，自不能掉以輕心，嚮導讓我們作好後，又教大家砍了一層蘆葦草墊在帳底，這樣睡起來比較軟些。

翌日清晨，當我睜開惺忪睡眼時，帳外已是嘈雜一片了，不知他們是通宵未眠，還是爲了忙著做早餐。早餐是綠豆稀飯配罐頭小菜，每個人胃口都很好，餐後，我獨自信步走去，看看滿溪遊人露營的情形，形形色色，十分有趣，誰知道意外的却遇見了一幕悲劇。

却見一個男性的泳客躺在水邊石頭上，有幾個青年人手忙腳亂的在給他做人工呼吸，旁邊也有一堆人在圍觀，對岸沙灘上的遊客在隔岸指指點點，議論紛紛，氣氛顯得特別嚴肅，我想一定是有人溺水了，便走過吊橋下到沙灘上去瞧瞧，這時我們的嚮導及兩位伙伴也匆忙趕到了，正在下水游到對岸去協助他們搶救，古鎮班側耳去聽

溺者的心臟是否還有跳動，聽完之後面色凝重，接著又爲他做人工呼吸，却不見有任何動靜。這時候大家也無計可施，默然無語的互相凝望着，我在隔岸大叫他們趕快把溺者送去醫院，便有一位青年把溺者揹起來，再由兩位同伴一起護送離開現場，往山徑上消失了。如果要走完這一段山路，還要花上一些時間，是否能找到車子也不得而知，到什麼就近的醫院去，亦是個問題，溺者的臉部已經發黑，照各種情況研斷，已是凶多吉少了。

我不曉得我們的山友何以知道從數百公尺外的上游河床走下來求救呢？原來有人看到了我們的營帳，知道是中油公司的團體活動，可能有高手隨來，特別跑來求救兵，可是遺憾得很，太晚了！溺者是個會游泳的大人，由於抽筋，竟栽在一潭止水裡，不啻是陰溝裡翻船，死得實在太冤。救溺必須把握最初的四至六分鐘，否則，華佗再世也束手無策了。

我們的營地設在河西，河東的朝陽已越過峻嶺照到營地來了，營帳裡熱呼呼的，使人無法入內，營外也沒有遮蔭的地方，大家都無處立足，便把炊具等搬到河東樹蔭下去，在那裡準備午飯。本來午餐是有烤雞腿的，但已在昨晚當宵夜吃了，只得吃早上剩下的綠豆稀飯配一些菜餚，簡簡單單的解決了。

午餐後，火傘高張，天氣燠熱，暑氣逼人，營帳內無法午睡，距離拔營的時間還早，這段時間實在難捱，有人提議到上游去游泳，幾位姐兒換上泳裝首先帶頭出動，後面跟了年青的小伙子，一同戲水去了。溪水不深，水都被晒得發燙了。午後三時，我們開始拔營，把營帳一個個卸下，摺好捆綁裝包，清理營地，把一些廢棄物連同營火堆剩餘的木柴燒掉，最後用水澆熄火種，結隊離開了相處兩天的紅河谷，乘車返所。